

我的花园

万一波

老屋的院子很大,原先就不小。有一年,前院邻居盖新房,为了增高地势,在院子东边山脚下拉走了30多车铁板沙,无形中又扩大了院落。

院子大了,种些时蔬小菜用不了,闲着光长草,怪可惜。我便决定开辟一个小花园。

花园,自然要与普通的菜畦区分开来,要不就不像花园了。于是,我回城里小区跟物业要来一些维修凉亭和栈道拆下来的防腐木柱、木板,又在楼道里捡来邻居的拦狗围栏。我问那个年轻的户主:不要了?撤了?小伙子说,狗没了,放屋里占地方,放楼道里也不是个事儿,你要?拿去。只是有些组件被拆坏,扔了。

我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拉回老屋,又在钉子和铁线的配合下,在房前圈出一块地方算作花园。用捡来的那种河里的扁平卵石铺成一纵两横、宽窄不一的三条甬道,既为了分区,也省得雨天观花两脚泥了。

园子修好了,种点儿什么花又成了问题。对于花事,我是没有研究的,对于花,又谈不上特殊喜欢哪一种。看邻居门前有芙蓉,要来两棵,有地瓜花,也要几棵,还有百合。有文友从山东快递来毛竹根,还有文友寄来一小箱子花种,里面有好几个纸包,上面写了花的名字。有紫罗松、蜀葵、太阳花、翠菊、矮牵牛,还有两包没写名字,只写道:小黄花、紫色花、不知名。

有了花园,赶集市就要去看苗木了。集市上有老太太卖一些花的块茎、宿根,在鸡蛋篮子边摆一小堆,你问她,她就告诉你是什么花,开什么色,多大的朵儿。这些本地花都是山里人家庭院常种的花,不知经历过多少寒来暑往,也不知阅尽多少普通人家的故事,是有“根”的花朵。或许,这花就是卖花老太当年出嫁从娘家带过来的?这么一种就是几十年,那些作为种子的根,不知开满多少家的庭院,不论何种年代,生计是困苦还是富裕。

如今,集市上还有一种卖花的,那是工业化培育的花朵,春夏之交,一到集市,载满一车各色花朵,顶花带露,很是喜人。但这些花木就为应时看花,冬天要搬到室内养,对我有些许不便。我要的是能露天越冬的花木,不用特别打理,第二年就能自己生发出来。况且,种花、养花只有自己种、自己养,在自己手里开出花朵才算过瘾。

老太太的家花,我拣了还没有的颜色买来,比如红色的百合。工业化培植的花木,我挑容易越冬的,买过蔷薇、玫瑰。

再就是野花花了。辽东山区的野花很多,山里有野菊、蛇梅、爬墙虎;田园里有黄连、爬藤的野牵牛,也叫喇叭花。野菊的花不大,但密实,能开一整个季节;蛇梅看不见花,但结红果,那毛茸茸的圆球也像花;野牵牛能遍地都是,菜地里也有,以前都是作为草除掉的,现在也可以移植到花园里,它花不多,颜色也单一,但白天闭合,早晚盛开,也很有趣;爬墙虎可以作为背景墙,平日青绿,秋日血红,以它为背景,夏花分外红,秋菊格外鲜。

栽了两棵柔性很大的枣树,对头围了捆扎起来,以为拱门儿;搬一棵年轻银杏,去掉顶端势枝,让它平长,就为那几片秋日落黄;找一个破坛子,卧于弯曲而下的脊垄高处,从坛口撒下一把太阳花种,它们低伏着向下蔓延,幅度渐大,形成一种倾泻而下的效果,再在蜿蜒的脊垄间点缀几块形状各异的顽石,便是小景一处,名曰:锦绣江山。其中,有两块石头是早年间我从柴达木的戈壁滩上背回来的。

春天里的身影

张旭莹

每到春天,远方的雷声就会赶来以锋利的闪电,刺痛冰雪覆盖下的冷漠并以一件绿色军衣的色调唤醒山川大地,找回春天应有的色彩让一种不老的精神在春风里荡漾

那定格的年轻身影依然那么葱绿又那样朝气蓬勃用无私奉献的人生信条培育出的精神形象,让一代代后来者找到了学习的最佳榜样

在绿色身影的背后,跟随着越来越庞大的年轻队伍正以春天般的温暖悄悄融化冬日的残雪让漫山遍野的春风唤醒含苞的花朵盛开在大街小巷中幸福的脸上

回想那些逆行的抗疫战士虽然汗水模糊了防护镜但信念坚定的目光里从未有半分迟疑他们身穿防护服的高大身影像极了坚固的城墙

还有那冬奥会上拼搏的冰雪健儿他们以信念做理想的翅膀载着中华腾飞梦想展翅飞翔汗水和泪水是青春最丰富的营养

春天,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心中有温暖,四季都是生命的春天让我们一起向未来永远不迷失前行的方向



惊蛰

王永清

“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惊蛰,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此时,春雷始鸣,和风骀荡,万物复苏,莺飞草长。这是一个气候转暖,花开鸟飞的时节。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惊蛰,地气暖了,风变得柔软起来,春光明媚,蛰伏一冬的蛇虫,到了振作的时候了。春天如涨潮的水,哗啦啦地一路向前,谁也捂不住了。

一切都欣欣然张开了眼。紫燕穿梭,蝴蝶蹁跹,蛙鸣声声。麦苗绿莹莹,几条松软的田埂伸向田的深处,安静地聆听着庄稼生长的声音。几只鸟雀落于麦田之中,又倏忽飞起,宛如精灵,敏感、活泼。记得小时候,惊蛰这天,小孩子要拎着铜铃,跑到自家的地里,沿着田埂,边敲边唱:“金嘴雀,银嘴雀,今朝我来咒过你,吃我家谷子烂嘴壳。”如此一来,就会吓住那些贪嘴的鸟雀了。

大自然开始进入了一个充满灵动的时节。此时,桃花红、梨花白,油菜花也开始绽开嫩黄的花蕾,更有众多不知名的花儿竞相绽放,争奇斗艳。河畔的金柳,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

丝。沟壑和道路两旁,青草还不是很茂密,柔软得像婴儿的头发……惊蛰,仿佛玉女手中织的锦,画家淡墨勾的画,带着花团锦簇或湿漉漉的水汽,美得雅致温润,美得奔放淋漓。

蒙蒙细雨漫天飘洒,似绰约的雾,群山经过雨的濯洗,越发绿意盎然,青翠明亮。雨滴悠闲地敲击着阶前的石板,啪嗒有声。雨天的时候,母亲不下地劳作,和邻家伯母对坐,她们一边聊家常,一边做着手边的活儿。茶烟日色里,像农作物一样,按照自然的规律生长与呼吸,静默、笃定、安详,有一种天道悠然的幸福。

村南村北鸪声,却从邻父学春耕。节令就是命令,一点都马虎不得,懈怠不得。农谚说:“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惊蛰不耕地,好比蒸馍走了气”。到了惊蛰,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乡间田头,农人扬鞭催犁,清沟排渍,育苗施肥……一切都按照时令节气,有序地进行着。乡村的惊蛰,寄托着乡村一年丰收的渴望。

惊蛰时节,养生也顺乎阳气生发、万物始生的特点。《黄帝内经》中说:“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行,以使志生。”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惊蛰就像一本书,一旦打开,便尽情宣泄。惊蛰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存法则。让我们从绵绵春意中醒来,把根扎在生机勃勃里,向着田边、向着春心前进。

节气风物



阳气初惊蛰,韶光大地周。

沈阳中轴线

宋东泽

中轴线是中国传统建筑礼制观念的体现,通过空间序列的排布体现“中正安和”“以和为贵”的思想。沈阳作为后金都城、清代陪都,在设计中通过盛京皇宫的建造很好地体现了“贵中尚和”的中轴意识。

沈阳有城的详细记载当属明代沈阳中卫城。明末沈阳地区常受到元朝余部和女真族、倭寇的侵袭,为确保安全,明廷于洪武二十一年,指挥冈忠在原有土城垣的基础上,重筑新城,改土墙为砖墙并加高加厚,东西南北各设一道门,重修的砖城大邑赫然矗立,蔚为壮观。《全辽志》记载:“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五尺。池二重,内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里三十步;外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一里有奇。城门四:东曰永宁,南曰保安,北曰安定,西曰永昌。”

1621年,努尔哈齐攻下沈阳中卫城,四年之后,1625年迁都沈阳。皇聪五年,沈阳城扩建工程基本完工,皇太极正式定名为盛京,又称“天眷盛京”,满语为“穆克敦”,意为兴盛之城。从此,沈阳从“卫城”变成了“都城”。沈阳由一座中等城市一跃发展成为首善之都,从而奠定了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

尽管后金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但不影响对中原文化的学习践行。努尔哈齐在讲迁都理由时就提出:“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都城的选择一定融汇天时、地利与人和,是四方之枢纽,“居天下之中以均统四方”。周代之后,中国便有“折中立国”的传统,只有“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之地才可凸显都城的地位。一旦确立都城后,便会更加强化“天下之中”的特性。

沈阳城由卫城到都城的转变,是以盛京皇宫(今沈阳故宫)为中心,在沈阳中卫城旧城基础上改造扩充的。皇太极参照了中原王朝京城的要素、格局、架构,突出故宫作为空间的中轴,体现“中正安和”的思想。无论是从《盛京城阙图》还是《盛京城图》看,盛京皇宫都居于盛京城的中间,重要建筑位于线上或两侧。如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有太庙、城隍庙、织造库,集中了皇家性质的建筑。西侧的主要建筑有鼓楼、通判署、刑部、兵部、府丞公署,集中了行政办公性质的建筑。东侧的主要建筑有钟楼、奉天府、银库、长安寺、龙王庙、文庙、中贤孝祠,集中了宗教性质的建筑。这些建筑功能不同,种类繁多,错落有致,既有规律的重复,又有满人独特的布局,体现了满汉文化的融合,也体现了对中轴线上建筑及空间关系的烘托,很好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礼制”思想。

盛京城不仅以皇宫为中心,而且巧妙地将皇宫与都城融为一体,而不是将“紫禁城”独立于外。这既可能是受生产力水平所限,又体现了皇太极对都城设计的匠心独具。仅通过在如今的沈阳路上设立文德坊和武功坊,便将皇宫的界线标注分明,如学者武斌所讲“成功地保证了城市空间的完整性,也有效地扩大了大内的空间感,将皇帝至上的威严与气势,彰显于整座城市之中,形成了超出皇宫自身规模的夸张效果”。沈阳成为最整齐美观的城市。《盛京通志》中的说法是“八门正戴,方隅截然”“京阙之规模大备”。

盛京皇宫的修建也体现了中轴意识。盛京皇宫的一期建筑属东路建筑,为努尔哈齐时期修建,是以大政殿所在的中轴为基准,两侧分列十王亭。大政殿的东侧属正红、镶红旗,北侧属正黄、镶黄旗,南侧属正蓝、镶蓝旗,西侧属正白、镶白旗。中路建筑是皇太极时期所修,主要建筑有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凤凰楼是典型代表,该楼为寝宫区门户,建立在中轴线上,体现了追求“安”“宁”的美好愿望,代表了“中和”的理想境界,是中华民族宇宙观、价值观、哲学观的集中体现。

中轴线是有生命力的,时代在发展中,城市在扩容,中轴线也会随着城市进程不断延伸。如今以沈阳故宫为中轴,向南延伸,一直可到浑南的沈阳创新天地,贯穿了从历史到未来的思路。这条中轴线影响的不仅是沈阳的过去,而且还有未来,既是留给城市保存历史的宽容,也是留给未来以更广阔的空间。

只此青绿

(组诗)

刘健鹰

春天的笑脸

捧一把饱满的种子在手我便开始,自然而然地寻找整个身心沉浸其中此刻太阳照着我,也照着你

闭上眼,不远处的那片坡地有几缕春风,在来回耕耘走动农人的身影,跃然岭上山间开出的桃花,只逊色于他们的笑脸

无须反复地,翻检挑选作为曾拥有过的,阳光雨水和肥料其中的一粒,正心领神会早就一眼把我,欢喜地认出

初春

痒痒的脚印,闲在清晨里试图要长出些叶子,开出些花朵来站在乡下老家宽阔的田野上站上正吹着缕缕微风

身边远近高矮的树木小草很安静地望着我,它们目光亲切善意地将我抚摸,叫我也变成了漫无目的春风里的牛羊几声看不见寻不到的鸟啼于耳边惊喜叫响,如瞬间清脆的牧鞭

空气是清新的,村庄卧在山下有大小车辆出去也有零星的行人进来春已经来了,透明的日子金黄的阳光正在和他们,交谈着什么

只此青绿

山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山水之间,咕噜噜冒出来的醉心的青绿

那么远,又这么近声慢慢的水墨,凝心静气于天地乾坤吞吐岁月,旁若无人

这样便极好,行云流水丈量万千离愁,素淡的寸寸光阴远隔天涯,近在咫尺沉默,会舞蹈出旷世喧嚣

无须打探画中的,任何缘由陌生中的久违的熟悉

一壶将开的水

开始多次关心,某条河流的出处以及它,连绵不断的走向我习惯站在厨房,静听水之弦外之音

大把莫名的时间,都这样守成了岸

从无声到有声,浪花一朵朵兴奋不已探出头来,浓重潮湿的呼吸有孤帆远影,会美滋滋慢慢靠近

夜晚在火苗中温馨燃烧,茶村铺满鲜花心情幽蓝恬静中,一壶将开的水总会为我道出,部分秘密

雨水过后

日子走着走着就走成了一滴,充沛的水雨还未落,河流已悄悄为一场农事,腾出应有的位置

天空变得湖蓝,有好听的鸟叫声自由出入,猜不到它们究竟是从哪儿,开始把抿在嘴角的一缕又一缕的微风,送到眼前

之于天地即将或正在,发生的爱情盛大的万事万物,虽佯装不知却早已,各自为准备好开花结果的,充足的良种

不会拐弯的阳光

气温冷不丁,升高了几度站在村庄几里地以外,清瘦的山上我才真正察觉到春天是真的来了

风微微环顾左右,瓦蓝的天被唯一的一朵云反复擦拭,近在咫尺似乎伸手就能,把它拽进怀里

去年冬天落下的雪躲在山脚不肯融化不会拐弯的阳光,将背影留在上面就像我一样若无其事,什么也没有想

向北的窗子

一尾红色的鱼闪过又一尾黑色的鱼,闪过从左到右,从右到左鱼儿接连不断,往来匆匆都游在我,偶尔闲暇的时间

它们游它们的,我也只是扭头就会见到,那些红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甚至是粉色的胖瘦长短,我都很是喜欢也愿把已至的春天,交给它们

眼前的这一扇,向北的窗子就足够打捞,偶尔沸腾的思想之所以把那马路,幻化成一条河流因为其中任何车辆,都会带着我



本版插画 董昌秋